

身体·欲望·生命:《颓败与重生》中的老年书写

陈世华,朱海乐

摘要:1985年出生的羽田圭介在高中阶段即以《黑冷水》获得第40届日本文艺奖,2015年又以老年题材文学作品《颓败与重生》荣膺第153届芥川文学奖。《颓败与重生》以身体书写揭示老年遭到“他者化”和社会医疗与权力机构的规训;以欲望叙事讲述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与自身需求之间的矛盾;生命权力思考则隐喻着日本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恶意”。故事以年轻人健斗与外祖父两个年龄维度描写了“爷孙”间的情感纠葛,深刻揭示了日本社会重度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深层问题。

关键词:《颓败与重生》;羽田圭介;身体;欲望;生命

中图分类号: I313.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24)05-0102-06

Abstract: Born in 1985, Keisuke Hada won the 40th Japan Bungei Prize for *Black Cold Water* in high school, and was awarded the 153rd Akutagawa Prize in 2015 for his work on the subject of old age, *Decadence and Rebirth*. *Decadence and Rebirth* reveals the “othering”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iscipline of social medical care and power institutions through body writ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cline of the elderly’s bodily functions and their own needs through the narrative desire; and the metaphorical “malice” of Japanese society’s treatment of the elderly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n the biopower. The story is about a young man, Kento, and his grandfather. The story depicts the emotional 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grandfather and grandson” in two age dimensions; the young man Kendo and his grandfather, which profoundly reveals the deep-rooted social problem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ly aging society of Japan.

Key words: *Decadence and Rebirth*; Keisuke Hada; body; desire; life

1. 引言

2003年,年仅17岁的羽田圭介以兄弟二人矛盾为主题的处女作《黑冷水》斩获第40届日本文艺奖。其后,《跑》和 *Meet The Beat* 两部作品分别于2008、2010年入围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2012年,《鄙人是》被提名为野间新人文艺奖候选作品,2015年,终以老年题材文学作品《颓败与重生》斩获第153届芥川文学奖。

作品以辞职后在家中备考的28岁青年健斗的视角,“以幽默的手法,描绘了来日方长的青年人与沦为家庭负担、日薄西山的老人之间的矛盾与爱恨”(宫本辉 2015:290)。芥川奖评委高树信子认为,“虽然孙子想要满足祖父‘求死’的愿望,可最终却发现祖父仍渴望着生存。祖父的‘狡猾’既幽默又悲哀,其中生与死的窒息感,正是当今日本社会正在蔓延的问题”(高树のぶ子 2015:295)。同为芥川奖评委的川上弘美(2015:292)亦认为“我对这样的家庭感同身受”。芥川奖评委不约而同地聚焦少子高龄化社会中的个人感受和社会问题。羽田圭介亦自言:“这次以护理为题材的作品,对于任何一个终将老去的人来说都是必须直

面的问题,对当今的日本来说尤为重要”,老年问题乃是“不得不书写的问题”(羽田圭介 2015:315)。《颓败与重生》看似描写的是一个寻常家庭的护理故事,但是作品中却鲜有描写老年护理的具体细节,而是将老年人置于身体、权力与生命的框架下,深层次揭露“爷”“孙”两代人的命运差异及成因,映射出重度老龄化背景下日本社会的深层问题。

2. 身体书写:“他者化”存在的隐喻

身体是人的第一份亦是最后一份私有财产,也是自我认知与被他人认知的媒介。作品中始终贯穿身体书写:年轻人健斗通过肉体锻炼最终获得精神和肉体上的重振,而曾经健壮的军人外祖父却因身体的衰败与周遭际遇产生落差,并逐渐被家庭和社会排斥为“他者化”存在。

作品中健斗与外祖父两者的身体描写以“老少”对比方式展开。青年健斗患有腰痛与花粉症,又因辞职以来养成的生活坏习惯而患上了头痛,无法完成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事情。当健斗感叹自己的人生不顺时,“突然间将自己的境遇与外祖父联系起来”(倉本さおり 2015:15),使得原本

与外祖父存在天然代沟的健斗对身体衰弱的外祖父终于感同身受。外祖父登场形象首先从身体描写开始,“堆了好几层的被子只在中间有一个一米多长的突起,看不出是盖在一个成年男性的身体上”(羽田圭介 2017:8^①),“他的背脊弯成一道圆弧,没了S形线条”(9),面对这样的身体,“健斗有种感觉,外祖父已经灯尽油枯了”(11)。作为男性力量与坚毅硬汉形象的肌肉和生殖器这些“性别气质产生的源头与具体象征”(欧阳灿灿 2015:155)都已随外祖父老朽的身体而萎缩。除此之外,传统观念中人们对于男性的要求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以及情绪,而外祖父却由于身体的衰败,产生懒惰心理。在家里,外祖父连仅有两三米的距离都不愿走动,而总是试图借着血缘关系无限度推诿耍赖,即便是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也总是拜托周边人,甚至连上楼梯也想要健斗背着他。这让健斗认识到外祖父的身体与精神“前所未有地弱化到了一个新高度”(130)。面对外祖父衰败的身体,健斗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健斗害怕自己也沦为外祖父那样衰败的身体,如果自己“日夜躺在床上,只能盯着白色的天花板和墙壁,晨昏中辗转彷徨”,“如果一切毫无好转的迹象……自己也会如外祖父那般,希望早点解脱”(14-15);健斗不习惯与赤裸的老人皮肤相触的感觉,因为有了距离感,“这让他有种难以言喻的疲惫感”(144)。有了外祖父的日常生活写照,热衷于观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英雄风格电影的健斗,坚信“停止锻炼后肌肉衰弱萎缩、不断退化消失才是真正恐怖的事情”(105),因为“在外祖父身上,健斗完全感受不到一股为实现目标而努力的霸气”(41)。健斗通过跑步与肌肉锻炼,使自己摆脱了腰痛、花粉症和头痛的折磨,将自己打造成一副更加符合男性气质的身体后,便常常对外祖父衰弱的身体表现出贬抑,有时还会在外祖父面前展示自己的肌肉,借此让外祖父感受到其枯瘦衰败的身体,与年轻身体之间不可逾越的绝对差距。健斗认为外祖父的种种行为都更像是“倚老卖老”(72),是做给家人看的,甚至认为外祖父“没皮没脸的,以为只要会说‘谢谢’‘不好意思’‘麻烦了’三句话就总能得到谅解”(72)。健斗对外祖父衰老后行为举止变化的观察,从侧面映射了老人身体机能衰退后的心理变化。双方在身心上的差异将老人“他者化”,而这种“他者化”进一步加深了老人与家人之间的距离和隔阂。

身体性之于羽田的作品具有十足的重要性,

以至于“羽田似乎切实地认为,身体性是掌握自己小说的关键”(松田繁郎 2016:148)。年轻人健斗与老去的外祖父所拥有的身体不同,眼前呈现出的世界与对外界所作出的反应亦是天差地别。并且,“被海包围的日本不与任何国家接壤,因此,很容易产生排斥他人的极端思想”,而这种排斥与距离感在“横向体现为国籍关系,纵向体现为世代关系”(羽田圭介 2015:309)。不仅仅是健斗给外祖父打上了无能与衰弱的符号,其他家人同样将外祖父看作是累赘与包袱。承担了最多护理工作的健斗的母亲,与外祖父在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层出不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老人的身心颓败而造成的懒惰,与家人的不理解之间的冲突。当外祖父晚饭后,请求健斗的母亲帮自己收拾餐具时,健斗的母亲却“立马不耐烦地咂了咂嘴”(21),并说道“不是说好了自己放到厨房的嘛,别老指望我。只想着轻松省力,可别到时候连床都起不来”(21)。这样的冲突几乎每星期都要上演几次,而健斗的母亲“由于日常的工作与回家后的家务和护理所积攒的压力,已经不断逼到极点,甚至于辱骂自己的亲生父亲”(山城むつみ 2015:344)。家庭护理中的种种不易,以及与被护理人之间的理念冲突很容易使护理责任人“于情感上产生一种压迫感和负重感,致使受道德约束的理性在情感冲击下频受挑战”(陈世华、丁湘 2023:30)。健斗的外祖父是“在家中次子、长子、三子之间来回推诿赡养责任,最终来到长女(也就是健斗的母亲)家中的护理难民”(松田繁郎 2016:145)。被他者化的外祖父最终完成了扭曲的自我认同,外祖父认定自己是无用的,是家庭和社区的累赘,因而无数次发出“给你和母亲添麻烦了……真是对不住。我还不如死了的好啊”(12),“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早点死了的好”(28)的抱怨,透露出其遭到家庭排斥的自责和自卑感。

距离感是羽田圭介构思整部作品的出发点,“护理问题并非是作品的出发点,而是不同世代的人们互相之间抱有的不理解甚至是嫌恶”(羽田圭介 2015:309)。尽管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将“孝道”写入《民法》修正案,从法理学上规范了赡养老年人的义务,但在现实护理中,由于护理的繁琐、对日常生活的消极影响以及代沟产生的认知差别,也由于所构建出的“自我与他者”观念,而产生对老年人的排斥,从而将对老年人的“孝道”转变成为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拖累和负担,成为家人期望甩掉的包袱。

3. 身体规训:权力入侵下的生活

家人的贬抑与排斥并非外祖父所遭遇到的唯一困境。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23年入住型护理机构利用人数在90万人以上,其利用率几乎满员,可见,护理机构是老年护理的主要渠道。健斗赴护理机构看望外祖父的经历,暴露出日本护理机构中老年人被作为没有独立意识的看护对象的现实,甚至隐藏着官僚机构对护理机构的权力入侵和规训。

外祖父每月会被托管到护理机构一次,每周还有三天会在日间护理机构度过。长期的照看护理使母亲压力突破了临界点,虽然外祖父并非自愿接受护理机构的护理,但家庭护理压力使外祖父的归处几乎完全无法由自身控制。在接受护理机构内护工照顾的同时,外祖父的身体也沦为了社会福祉系统权力网络中的一员。当健斗造访外祖父所在的看护机构时,见到的是专业人员的“过度看护”(50),健斗认为这种“无微不至”(50)的看护方式是把老年人需要的看护事项由三项增加到五项,从而让国家和自治体给护理机构支付更多的费用,这种护理并没有遵循被看护人自己的意愿。外祖父被护工要求就在房间里吃饭,但如果不出门,外祖父就不得不整日躺在房间中无所事事。外祖父一再请求自己下地走路,可护工却强行用轮椅推着外祖父行动。外祖父在庞大的护理机构设施内连路都找不到,“眼睛有跟没有一个样”(52)。外祖父每次从短期入住的护理机构回家时,总要抱怨在护理机构接受过度护理引起的不自在。护理机构的过度看护令老年人缺乏足够的自由和行动能力,从而使其身体愈发衰弱,进而逐渐滑向死亡。这与健斗朋友,男性护工的大辅建议以过度护理实现外祖父“尊严死”的行为极为类似。健斗参加的一次短期医疗实验令他对外祖父的处境感同身受,严苛的实验规定,被实验者每隔一小时采血采尿,禁止外出,还必须在固定时间上厕所,“残酷得令人几欲发狂”(123)。这种医学实验与外祖父在护理机构的遭遇如出一辙。

作品中贯穿始终的身体书写,以及对社会护理机构运作方式的描述,“让人窥视到他将福柯的权力论,特别是《监狱的诞生》中所论述的权力论与这部作品联系起来进行描写的可能性”(原朱美2019:32)。在过度看护之下,老年人丧失了自身应得到的尊重,沦为了被权力所规训的个体,这使得护理成为了一种单方面行为。“好的护理应当

是基于相互交涉之上的,应当建立在护理与被护理双方的相互交流、沟通与认可的基础上方才得以实现”(上野千鹤子2011:186),护理行为应当是使护理与被护理者双方都能够“满足”的合作共赢,而非单纯使一方受益的零和博弈,不能仅仅把被护理者看作是单纯被动的利用者或消费者。被护理者既有接受护理的权力,亦有拒绝不合适的强制护理的权力,这是对于社会弱者的老年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权力。如果丧失了拒绝护理的权力,则极有可能出现以“护理为名义,将老年人的拘束日常化的情况”(上野千鹤子2011:62)。尽管2000年开始实施的日本护理保险法的主要目标是构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护理服务体系,但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13年度共有221起虐待事件,同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三,“事态已经比表面上更为严重”(长岡美代2016:123)。与过往的护理小说作品不同,羽田圭介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其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而“这种对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老年人问题的关注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是其获得芥川奖并引起人们强烈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宋波、张璋2020:76)。设施机构内部的护工作为权力主体,存在着对老年人情感的漠视。而在这种过度护理过程中,“老年人是受这些趋势伤害最大的群体;当‘健康’和‘护理’从医疗保健中剥离以获取利润时,受苦受难的正是他们”(Cruikshank2013:67)。2006年护理保险法修订后,护理行业的报酬被迫遭到大面积削减,从而直接造成了护理经营者的经营困难。健斗的朋友大辅就职的养老院同样面临着人才短缺问题。人才的流失直接导致护理水平的下降,“只要有一个人辞职,许多看护技巧就跟着没了,专职的护工,八个里面要是有两个辞了,养老院得花上两三年时间才能恢复到之前的运营水平”(30)。施行护理保险法时大肆宣扬培养护理福祉人员的职业学校,如今都出现了招生人数不足的情况。护理行业的待遇下降造成了整个福祉行业的人才短缺,人才短缺又进而导致社会福祉行业的供不应求与质量下降这种恶性循环。

护理机构中因利益和人才短缺等问题,使得被护理者的身体接受着更加严苛的权力规制,甚至虐待现象,被看护者的主体性和个人情感在护工的“过度看护”下被忽视,健斗甚至感叹:“一旦进了养老院,在专业的看护人员面面俱到的管理下,外祖父大概会在痛苦中体味必须活更久的地狱滋味”(150)。如果不从当事者主权的立场出

发,忽视被护理者的情感和意愿,本应是老年人“天堂”的养老院,则最终可能会变成“地狱”。

4. 欲望书写:不被理解的老年

人自立于社会需要信、知、勇精神,而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身体欲望和物质欲望。作品以对比方式展开对爷孙二人的身体欲望和物质欲望书写。一方面,对年轻人健斗展现出的欲望书写贯穿始终,而对外祖父的欲望书写则以幽默方式展开,并以其欲望的突然中断表现了不被理解的老年人欲望。

身体欲望是作品中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作为自我身份确认与生命存在的意义,作品对健斗与女友亚美之间细致的性描写贯穿始终。作为健斗在肉体上的欲望对象,亚美在叙事过程中成为了健斗身体由弱变强的见证者。对于外祖父,健斗认为其过分地触摸年轻女护工的胳膊和身躯的行为是“借机揩油”,甚至认为“老头都八十岁了还做出这种色欲熏心的事情,真是恶心”(131-132)。对于老人所展现出的欲望,健斗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和不理解。健斗对外祖父的认知,与日本长久以来认为老年人应该克制欲望的社会认知不无关系,这种偏见本身就是源于“认为他们的健康状况不好,而且也不具有生产性”(米村みゆき、佐々木亚纪子 2017:253)。同样,护理设施内因容易扰乱集体生活、影响设施内其他老人为由而禁止老年人之间恋爱的规定,一定意义上也是源于对老年人应克制欲望的认知。然而,根据1996年发表的“老年人福祉设施内的性”调查,在关于“是否认为男女老年人拥有性欲”这一问题上,百分之九十五点三的男性老人以及百分之八十点九的女性老人给出了“有”的回答(米村みゆき、佐々木亚纪子 2017:275),老年人对自己的欲望的表达和社会认知形成了鲜明对比。老年人欲望的表达,对爱情乃至性的追求亦是其生命力的表现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所有从事精神病理学的理论家都强调,阻挠对爱的需求是造成适应不良的基本原因”(马斯洛 1987:51),老年人对生活态度和生存态度的变化,有时来自欲望的压抑,有时来自对欲望的渴望,无论是压抑还是渴望,对老年人欲望的社会认知都起到重要作用。

羽田在其作品“想展现的是,不能随心所欲生活的现代社会”(都築和人、羽田圭介 2014:41),《颓败与重生》中展现出的正是一个无法随心所欲生活的老年人形象。外祖父无法随心所欲的生活

形象,也以与健斗对比的方式,表现在除性欲之外的其他欲望上。从汽车经销公司辞职在家,无所事事的健斗,却深感“只能无所事事打发时间的生活简直是活生生的地狱”(7)。作为年轻人,健斗“需要或渴望一种稳定的、无可置辩的、通常是较高的自我评价、自我尊重和对他人的尊敬”(马斯洛 1987:40)的工作。离职在家的颓废青年健斗,为获得较高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尊重,不断通过锻炼、学习等方式改善自身,最终迎来了自己为之“不断战斗”(153)的工作。与之相对的是,对外祖父的诸多欲望描写则是通过碎片式方式,隐喻其落后时代的生活凌乱及不自信:在健斗看电影时,外祖父也想凑近打发时间,但终因无法看懂电影内容而嘟囔着离开;很多老人因生活自理能力和认知能力退化,已无法对垃圾进行细致分类,也不能和人正常交流,“市福祉课职员和看护人提供的生活帮助根本赶不上他们老化的速度”(40)……老人难以理解流行电影和电视的情节,从大众媒体获取社会知识的欲望逐渐消退,与社会的接触就会渐行渐远,对社会的认知也会逐渐落后于时代。除此之外,一些“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当事者的‘主观需求’常常被当作是‘任性’而不被理会”(上野千鹤子 2011:71),甚至是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当外祖父向健斗母亲提出在家给他做伴这样一个看似“任性”的要求时,健斗的母亲完全忽视了老人想要得到陪伴的需求。孑然一身的外祖父,因与社会的逐渐疏远而缺少社会交往圈,渴望家人的陪伴成为其情感生活中的重要诉求,但这种诉求往往被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忽视甚至冷漠对待。当然,即使交往的欲望和寻求亲情的欲望难以满足,食欲也是作为人生欲望的基本需求和典型表现,平日里“连微波炉都不碰的外祖父”(97),竟然可以独立完成复杂的烹饪工作,偷偷食用自己喜爱的披萨。外祖父的这种欲望,恰恰“表现出外祖父坚定的生存信念”(松田繁郎 2016:146),而非在家人面前唠叨的“我还不如死了的好”(12)的表象。

无论年老后生活如何,老年人的需求与欲望无疑是生命存续期间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老年幸福的实现过程就是从单个欲望的满足到多个欲望的持续满足过程”(孔娜 2017:93)。老年人的欲望既有生存欲望,亦有交往欲望,甚至是性欲,但因老年护理带来的家庭困境,或因护理机构的权力规制,或因年轻人对老年人欲望的误解,老年人的欲望和需求往往被忽视。

5. 生命权力:对老年人“自尊”的认知

日本社会自古流传着将老人弃于山间的“弃老”传说,即使在当代,伴随着老年人生命力的衰退和生产力的丧失,对老年人生命权力也不乏歧视和偏见。这正是护理机构工作人员、母亲和“我”对外祖父产生“恶意”的根源,也是家庭成员希望外祖父尽快死去的底层逻辑。

作品中充斥着健斗与外祖父两者之间在生存价值、生存能力和社会意义上的对比描写。将衣服分类这件事情健斗只要五分钟就能做完,但外祖父却要花上三十分钟还无法完成;健斗虽然缺乏锻炼已有十年之久,但重新跑步还是能够“如此自如”(48),而健斗认为外祖父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健斗得知国家为了养护老年人,将向尚在社会打拼的年轻人收取税金,健斗认为这是“间接地吞蚀着国库和健斗他们这一代的积蓄”(52),对要为照顾现在的老年人而缴纳保险费,自己老后却可能自掏腰包支付医疗费,健斗“立刻涌上一股愤怒”(84)……在健斗看来,外祖父只不过是其在狭小的房间里苟且偷生,根本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完成任何一件微小事情的人,外祖父的存在是对国家与年轻人“不正当的榨取”(倉本さおり 2015:15),是毫无尊严地活着的老人。面对外祖父衰弱的生命,健斗显示出“我将更强壮,我将精力充沛,我将能够繁衍”(福柯 2010:195)的身体自信和生命权力优越感。面对外祖父“我还不如死了的好”(12)的唠叨,健斗萌生了让外祖父迎接尊严死的想法,这“可能是健斗认为同时满足外祖父愿望和实现自己舒适生活的唯一选择”(原朱美 2019:34)。但健斗的这种选择,是对老年人生命权力的一种传统认知,也是在当代社会对老年人生存尊严和生存价值认识的一种拷问。

当代社会对人的生命权力的裁量标准是“人的尊严”(小松美彦 2012:342),生存的个体是否具有“人的尊严”,是判断其生存权力和生存价值的分水岭。日本“媒体与社交网络无时无刻不散播着这样一个信息:在经济高速增长长期生活下来的人们,在养老金制度等方面享受着优待。被这样的信息所淹没的健斗一代,或许很容易将找不到工作、无法结婚的问题归结到老年人的身上”(羽田圭介 2015:309),健斗看似善意地想要外祖父“无痛苦死亡”(101),但在外祖父面前表现出来的行为又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真正意图。外祖父追求的是迎接“没有痛苦和畏惧的平静死亡”(16),

这种追求是外祖父自身的意志,也是其对死亡方式的认知和追求。健斗这种意欲以违背外祖父的意志而让其死亡的方式,让人“感受到无法隐藏的恶意”(市川真人 2015:20)。健斗所谓帮助外祖父完成“尊严死”的目的,某种意义上只是把“外祖父‘想死’的牢骚转换成‘尊严死愿望’”,“正因为提出了尊严死,健斗才会对潜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恶意’毫无自觉地推进外祖父的死亡”(原朱美 2019:36),却罔顾了尊严死的前提条件是“绝不能左右他人的死亡”(長尾和宏 2014:109)。无论祖父期待“没有痛苦和畏惧的平静死亡”(16),还是偷偷到厨房食用喜爱的披萨,都是外祖父对生存权力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和意志,并未受到健斗,甚至是家人和护理机构员工的重视。

始终未被赋予姓名的外祖父,不过是被年轻人健斗“单方面认为的无用存在”(倉本さおり 2015:413),这种情节设置,体现的正是当下日本年轻人对老年群体的共性认知。2005年,在日本尊严死协会的推动下,“尊重本人意愿”成为尊严死的首位条件。但作品中自始至终考虑让外祖父尊严死的是健斗,喊出尊严死口号的也并非外祖父本人,所谓“尊严死”成为了推动生命权力运作的工具,同时也成了隐藏年轻人心中恶意的掩体。“我们应该看到,这部作品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被认为是‘无用’的老年人,以及对于不能独立生活者的‘懒惰’所展露出的可怕敌意”(野崎泰伸 2016:55)。当外祖父在水位较低的浴池里,因为半规管功能弱化而陷入了无法掌控身体的恐慌中,健斗将其扶出浴池时,听见外祖父的一句“谢谢你今天救了我”(147),以及看到其用不断恶化的身体奋力穿着贴身衣物时,健斗才感受到外祖父“对生还怀有很大的执念”(147)。外祖父用自己生存的本能和被救起时的谢意,展示了自己内心对生存的执着和期望。只有当外祖父真正面临死亡时流露出的对生存的渴望,健斗才真正清楚外祖父所谓“想死”的愿望不过是一句空谈,自此健斗也放弃了让外祖父衰弱致死的念头。

如外祖父这般身体逐渐衰弱的老人们,极易被打上无用的符号,受到他人的排斥和贬抑,进而在生命权力的运作中,沦为现代社会中被忽视的群体。此种试图操控生命的想法被隐藏在所谓“尊严死”认知中,却罔顾了老人本身对生命仍然抱有的执念。看似善意的举动,其中却隐含着无法忽视的恶意。

6. 结语

老龄化现象成为很多国家的共性问题,老年护理本身就是事关国家政策、家庭伦理和个人情感的社会问题,而且“老年护理与政治、职业、性、家庭、性别息息相关,也与对‘老年’持否定态度的心性相联系,而这些问题不仅是护理与被护理当事人、护理工作从业者、医疗人员的问题,同样也是文学研究的问题”(米村みゆき、佐々木亜纪子2017:332)。《颓败与重生》以文学形式表现了爷孙二人既轻松愉快、又发人深思的情感纠葛。它把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普通家庭中的老年护理问题,塑造为一种事关身体政治、生命权力、社会福利,甚至是身体欲望的伦理、法理和情理的哲学思考。故事着眼特殊的爷孙关系,以外孙健斗的特殊视角描写日本老年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映射了当下日本老龄化社会的实态,读来令人掩卷深思。

注释:

① 引文出自:羽田圭介. 颓败与重生[M]. 王星星,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 以下此书引文仅标注页码。

参考文献

- [1] Cruikshank, M. *Learning to Be Old: Gender, Culture, and Aging* [M].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 [2] 市川真人. 羽田圭介著『スクラップ・アンド・ビルド』——祖父の望み、まじめに受ける[N]. 日本経済新聞, 2015-08-23 (20).
- [3] 上野千鶴子. ケアの社会学: 当事者主権の福祉社会へ[M]. 東京: 太田出版, 2011.
- [4] 春日キスヨ, 藤田孝典, 長岡美代. 老後崩壊: 下流老人・老老介護・孤独死…[M]. 東京: 青土社, 2016.
- [5] 倉本さおり. 書評家倉本さおりが読む『スクラップ・アンド・ビルド』[N]. 産経新聞, 2015-9-6 (15).
- [6] 倉本さおり. 廃棄される「祖父」のイメージ 羽田圭介『スクラップ・アンド・ビルド』[J]. すばる, 2015(9): 413.
- [7] 小松美彦. 生権力の歴史——脳死・尊厳死・人間の尊厳をめぐって[M]. 東京: 青土社, 2012.
- [8] 都築和人, 羽田圭介. 羽田圭介「メタモルフォシス」——規範に従う生 鋭い問う[N]. 朝日新聞, 2014-10-7(41).
- [9] 長尾和宏. 延命治療で苦しまず平穏死できる人、できない人[M]. 東京: PHP 研究所, 2014.
- [10] 野崎泰伸. 羽田圭介『スクラップ・アンド・ビルド』にお

ける尊厳死の表象に関する一考察[J]. 医療・生命と倫理・社会, 2016(13): 43-56.

- [11] 羽田圭介. 「(受賞者インタビュー)」「綿矢りささんに先を越されたと思った」[J]. 文藝春秋, 2015(10): 308-315.
- [12] 原朱美. 尊厳死の論理——「スクラップ・アンド・ビルド」における死の表象をめぐって——[J]. 人間学研究論集, 2019(8): 29-40.
- [13] 松田繁郎. 介護・尊厳死・身体のABC——羽田圭介「スクラップ・アンド・ビルド」[J]. 民主文学, 2016(603): 144-149.
- [14] 宮本輝, 高樹のぶ子, 川上弘美, 芥川賞選評「第153回平成27年上半年芥川賞決定発表」[J]. 文藝春秋, 2015(10): 290-299.
- [15] 山城むつみ, 長嶋有, 松田青子. 創作合評(第469回)「匿名芸家」青木淳悟・「スクラップ・アンド・ビルド」羽田圭介・「メタパラの七・五人」筒井康隆[J]. 群像, 2015(4): 333-353.
- [16] 米村みゆき, 佐々木亜纪子. 「介護小説」の風景: 高齢社会と文学[M]. 東京: 森话社, 2017.
- [17] [美] A·H·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许金声, 程朝翔,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18] 陈世华, 丁湘. 《黄落》: “老老护理”的情理、伦理和法理困境[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2): 29-36, 160.
- [19] 孔娜. 老年幸福实现的伦理基础及制度保障[J]. 伦理学研究, 2017: 92-96.
- [20] [法]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M]. 钱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21] 欧阳灿灿. 当代欧美身体批评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22] 宋波, 张璋. 老年人的“颓败”与年轻人的“重生”: 论羽田圭介的《颓败与重生》[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71-76.
- [23] 羽田圭介. 颓败与重生[M]. 王星星, 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战争文学史研究”(项目编号: 22&ZD29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本‘护理’及老年题材文学研究”(项目编号: 20AWW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日本近现代文学与文论。

朱海乐, 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研究方向: 日本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周永平